

Research on Digital Narrative and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in the Red Archives

Lirong Lai

Foshan Jin Dexin Archival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China

Abstract

Red archives are witnesses to the Party's struggle history and carriers of national spirit,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ir dissemination was limited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digital narrative of red archives in activat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enhancing red cultural identity. Digital narrative activates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scene reproduction, symbol extraction, and emotional association. Collective memory is reproduced through the screening, re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igital space. Digital narrative achieves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symbol inheritance, ritual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infiltration. Therefore, the article proposes practical path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red archive resources, with the aim of carrying collective memory, spreading red culture, and injecting spiritual power in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Red Archives; Digital Narration; Collective Memory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与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赖莉容

佛山市金的信档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

红色档案是党的奋斗历史见证,也是民族精神载体,具备重大意义,但是在数字技术介入之前其传播受到局限。文章主要论述了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在激活集体记忆、增强红色文化认同方面的功能,数字叙事通过场景再现、符号提炼、情感联想的方式激活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过数字空间的筛选、重构、传播完成再生产,数字叙事通过符号传承、仪式建构、教育渗透的方式实现红色文化认同的代际传承。为此,文章提出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整合等实践路径和优化策略,目的是承载集体记忆、传播红色文化,给民族复兴注入精神动力。

关键词

红色档案; 数字叙事; 集体记忆

1 引言

本文主要针对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展开研究,对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内涵特征、互动机制以及实践路径和优化策略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意在挖掘数字叙事在激活集体记忆、加强红色文化认同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为红色档案传承以及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内涵与特征

2.1 红色档案的定义与历史价值研究

红色档案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期间留下的具有历史凭证价值的文献、影像、实物等各种材料,包含

党的重要会议记录、领导人的手稿、革命遗址的影像、英雄人物事迹等^[1]。这些档案既是党的奋斗历程的见证,又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带有集体记忆的基因。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手稿作为红色档案的典型代表既记录了党在思想建设方面的重要探索又反映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下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的实践逻辑。历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给研究党的理论发展提供原始依据,二是给传承革命文化提供具体素材,三是给构建国家记忆提供权威支撑。在数字技术出现以前,红色档案的传播大多靠实体展览和纸质出版,受众范围被地域与载体形式所限,而数字叙事借助技术赋能,克服了时空限制,使红色档案的传播效率与影响力大大提升。

2.2 数字叙事的技术逻辑与呈现方式

数字叙事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借助多媒体交互、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手段),把静态的红色档

【作者简介】赖莉容(1984-),女,中国广西贺州人,本科,副研究馆员,从事档案管理与利用研究。

案变成动态的叙事场景。其技术逻辑由数据采集、内容整合、交互设计、传播反馈等4个环节组成。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数字一大会址”项目，利用3D建模技术复原1921年大会场景，在手机APP上能实现虚拟参观，又有语音解说与历史影像的结合，形成沉浸式叙事体验。该种表现形式既复现了历史细节，又借助技术手段提升了用户的情感共鸣，数字叙事还体现在数据可视化上，中国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红色档案数据图谱》将分散的档案信息用图表、时间轴等形式整合，把抽象的历史数据转变为直观的视觉叙事，降低受众的理解难度。数字叙事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就在于它的扩展性和互动性，用户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而是可以通过选择叙事路径、参与虚拟任务等方式变成记忆的“建构者”。

2.3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传播特征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传播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跨媒介传播，强互动性，情感化。跨媒介传播是指数字叙事打破单一载体的限制，把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立体的传播网络。央视推出的纪录片《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利用电视屏幕与网络平台同步播出、档案原件展示与专家解说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传播。强互动性主要体现在用户参与的层面，江西省档案馆开发的“红色记忆”小程序，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家族革命故事、参加线上知识竞赛等方式把个人的记忆融入到集体记忆的建构当中^[2]。情感化传播是数字叙事的主要目的，用技术手段来引发受众的情感认同。

3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与集体记忆的互动机制

3.1 数字叙事激活集体记忆的路径探索

数字叙事通过场景还原、符号提炼、情感联结三道路径来激活集体记忆。场景还原是指使用数字技术复原历史场景，让人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数字记忆墙”项目为例，该历史遗迹除了原有叙事方式外增设了触摸屏交互装置，用户可通过击打触控框与口语影像和个人回忆照片互动，将抽象的历史记忆个别化为一幅幅具体的面目，从而重新触发人们对战争创伤的集体记忆。符号提炼就是对红色档案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进行提炼，例如延安时期的军装《为人民服务》演讲稿等，用数字化处理方法使它们成为记忆的触点。百度推出了以党旗、红星等符号为主体的互动式H5页面，用户可通过点击符号解锁与历史相关的故事内容，将个体记忆融入集体记忆，潜移默化地巩固出一种集体叙事的画面^[3]。情感联结指数字叙事对个体情感的激发，如腾讯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家书里的中国”项目，用AI技术修复革命烈士家书模糊字迹，配以背景音乐和专家朗读，使用户在阅读家书的时候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将个人情感升华为集体记忆的认同。

3.2 数字空间中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过程

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分为记忆筛选、记忆重构和记忆传

播三个阶段。记忆筛选是指数字平台根据算法推荐和用户偏好对红色档案进行选择呈现。通过抖音上关于红色故事话题的分析得知，高度互动的观看行为会使平台对算法优先推送高互动量的视频（例如半条被子的微电影，从而提升特定记忆的传播范围。记忆重构就是用户对原始档案的二次创作，比如B站UP主“历史调研室”把长征档案整理成动画视频，用幽默的解说和生动的画面重构了传统叙事中严肃的历史形象，引起了年轻群体的关注。记忆传播依靠社交媒体的裂变效应，微博发起的红色档案打卡活动，用户上传与红色地标的合影并附带话题，形成链式传播，使集体记忆突破地域限制，在虚拟空间里不断扩散。该再生产过程保留了记忆核心的价值，也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给其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

3.3 红色文化认同的代际强化与传递

数字叙事借助符号传承、仪式构建、教育渗透，实现红色文化认同的构建。符号传承就是将红色档案中所含有的经典的符号转化为数字文化产品，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红色文创”系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把党徽、红船等元素设计成手机壳、笔记本等日常用品，从而将红色文化渗透进日常生活场景中。仪式建构借助数字技术模拟传统仪式，清华大学开发了线上入党宣誓系统，用户可在虚拟党旗下完成宣誓流程，系统也会随之生成宣誓证书，该种数字化仪式保留了仪式的庄重性，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教育渗透体现在数字叙事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教育部推出的“红色档案进校园”项目，用VR课堂、互动游戏等形式将红色教育融入到中小学课程中，让年轻一代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

4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的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

4.1 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整合模式探索

红色档案数字化整合是构建数字记忆体系的基础，核心是借助技术对档案实行系统的、规范的、可持续的管理，需要依照标准、协同、可持续三原则，形成完整的整合流程。

标准化是前提。红色档案来源广、形式多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就容易造成数据格式混乱、元数据缺失。扫描分辨率影响图像的清晰度，元数据标注不完整会降低检索效率。国家图书馆牵头的“红色档案联合目录”项目，制定《红色档案数字化规范》，规定扫描分辨率不少于300dpi、文件格式为TIFF/JPEG2000、元数据字段等标准，使全国30家档案馆数字化成果无缝对接，用户能一键检索不同机构档案，资源利用率提高。

协同化体现跨机构合作，红色档案分布在各个地区、各个层级的档案馆里，单个档案馆的资源有限。“长三角红色档案共享平台”由沪苏浙皖四地档案馆联合建设，采用云端存储集中管理档案数据，权限分级实现差异化共享。普通用户可以查阅公开档案，研究人员可以申领密件。平台有“跨区检索”功能防止重复查询提高服务效率。

可持续化要解决技术迭代、资金保障这两个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会使得存储设备、软件系统需要经常性的更新,否则数据就会有丢失的风险。采用不同的架构架构对贵州省档案馆的档案进行保存,由分布在多个地方的各个区块链、分布式存储设备保存档案,并且不可更改。部署智能合约完成资金的分配,当存储容量不足时触发提案参与过程以解决足够的资金数额,从而解决学生不确定性的课题。公众参与也是可持续化的重要补充,“家庭红色档案征集”活动鼓励个人上传家族革命文物,数字后纳入公共档案库,丰富来源且增强公众认同感。

4.2 红色教育中多媒体叙事的应用研究

多媒体叙事利用视觉化、交互化、场景化的手段,把静态的红色档案变成动态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红色教育的感染力和参与度。

视觉化是基础。传统的红色教育依靠文字、图片、动画、纪录片等视觉形式可以更直观地展示历史场景。央视的《重生》纪录片用演员扮演和历史影像的方式再现了建党初期的艰辛历程。用动画模拟中共一大会议场景,配合照片和解说,让观众感觉好像置身于1921年的上海石库门,降低了历史的理解门槛,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互动化指用户的主动参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AR导览系统用户手机扫描展品,即会引出3D模型与历史解说。旧军装扫描图,展示材质、用途、所属部队等信息,播放相关的战役影像资料,用户可以手势控制转动模型并观察细节,由原来的被动观看,变成主动的探索。

场景化就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出沉浸式历史场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VR重走挑粮小道项目,用户佩戴VR设备模拟体验红军运粮艰辛,沿着崎岖山路前行,耳边有风声和脚步声,眼前出现的逼真的山林景色,系统设置任务提示,让用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会革命精神。北京市红色教育数字基地把多媒体教室、VR体验区和互动游戏区进行整合,通过听、看、做的教学模式,使红色教育从说教式变成体验式。互动游戏区用户在角色扮演的飞夺泸定桥模拟游戏中,理解革命先辈的勇气和智慧。

4.3 用户参与下的红色记忆共建机制

用户参与是红色记忆传承的重要因素,用内容共创、反馈优化、社群运营,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共建模式。

内容共创鼓励用户生成UGC内容。在红色故事征集大赛中,网友用短视频、漫画等方式讲述家族革命史。像这位网友用动画来还原祖父参加长征的经历,优秀作品经过审核后导入数字资源库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推广,丰富红色档案的内容并激发创作的热情。

反馈优化依托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在“学习强国”平台“红色档案”频道中分析用户点击率、停留时长等指标,进而调整推荐内容。用户对“抗战家书”专题互动量高,增加推送频率,优化展示形式,调整之后该专题用户互动量上升40%,表明反馈优化可以提高内容的吸引力。

社群运营用线上社群凝聚用户。在“红色记忆”微信群内,管理员会定时发布档案解密视频、讨论话题,用户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故事。如一位用户上传革命时期粮票引发关于物资匮乏年代生活讨论,使用户从个体记忆走向集体记忆,形成记忆共同体。湖南省招募了2000多名“红色档案志愿者”进行档案整理、口述史采集和数字平台维护。志愿者经过培训掌握专业技能,工作成果通过公众号展示,增加参与感并为共建提供人力支持。将收集的口述史资料整理成《革命亲历者口述史》,是研究红色历史的重要资料。

5 结语

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对集体记忆建构有较好的效果。通过场景还原、符号提炼等方式激活集体记忆,通过记忆筛选、重构与传播实现再生产,通过符号传承等方式加强红色文化认同和代际传递。实践上,数字化整合模式、多媒体叙事应用和用户参与共建机制等途径和策略,推动红色档案的传承和发展。在未来要持续优化技术、丰富形式、激发公众参与,使红色档案数字叙事更好地承载集体记忆、传播红色文化,在新的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给民族复兴注入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张伟,蔡秋荻. 基于数字叙事的红色档案资源创新开发研究[J]. 档案天地, 2025, (10): 43-46.
- [2] 杨钰娟,陈爱民. 数字叙事视角下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路径[J]. 山西档案, 2025, (05): 157-159.
- [3] 刘华军. 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叙事转向研究[J]. 山西档案, 2025, (04): 147-150.